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呂子節抄 卷4～6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a 出版者: 公開日: 2021-09-08 キーワード (Ja): 所収コレクション: 琉球大学附属図書館宮良殿内文庫, 宮良殿内 (みやらどうんち) キーワード (En): In Collection: The Miyara-Douchi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Library) 作成者: 松茂姓當賀 (筆写) , 2009/6/5 16:45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6238

呂子呻吟語節鈔卷六

呂叔簡先生著

陳榕門先生節鈔

後學林則徐重刊

劉建詔校字

用人

人才邪。正世道為之也。世道汗隆。君相為之也。君人者。何喜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化為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為小人。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揀之而已矣。人有

如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取之而已矣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不得。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麤飲一石。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尽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心。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

難除。若攻之太慘。處之太激。是謂土膏狂瀾。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練之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豈富貴之權而示之的。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得富貴耳。其才可以債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可養之興天下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大奸凶極頑悖者。亦自有教。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為小人人。小人為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此品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

若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選
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只用人得其當。委任而責成之。不患天下不治。三帝
三王。急親賢。備當務之急。苟一事。

官責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
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

官之所居曰任。好惡最可玩。不惟取責任員。苟之義
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
任矣。

既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既成功矣。其而笑其
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
似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却又以
姑息行之。是無容保好。同也。豈不渾厚哀哉。萬
姓矣。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
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以濟流害。無窮。君子只怕

也。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身。

御民

民情不可使為便。不可使甚使。不使則壅闕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網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于為亂。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使己者。惡不使己者。居

官立政。無論殃民。即放養淳淳。禁令倦倦。何嘗不欲其相養相愛。免禍遠深哉。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為。惡之可耻。默化潛移。而服從于聖人。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為聖人所斡旋。即其軌跡所

雖近而矯拂。必拂其人。欲自強之私。而順其天理。自
然之公。故雖有強弱。錮蔽之人。莫不憬悟而馴服。
則聖人觸其自強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
先王為政。全在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
用工夫。何者。同惡之故也。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竭。

天下治。

聖人感人心於患難處。更驗益聖人平日仁漸義
摩。深思厚澤。入於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之
際。何暇思圖。竿出見成。的念頭來。便是捐軀赴

義。非曰我以此成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固亦不自
知其何為。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其
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其感。噫。至此而上下
之相共薄矣。交孚之志解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
人哉。

上德默成。于意漸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聲
色。其次示是非。使知當否。其次示毀譽。使不得
不然。其次示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使
不敢不然。蓋至於示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

古之聖王。不盡人之情。故下之忠愛嘗有餘。後世不
然。平日君民相與。僅足以存體面。而無可感之恩。
甚或拂其心。而懷待逞之志。至其趨大事。犯大難。
皆出于分之不得已。以不得已之心。供所不欲之役。
雖遠時固結。猶恐不親。而上之誅求責望。又復
大過。故其空谷積勢。不足以鎮服人心。而旣其身。
國嗚呼。民苦自然之感。而徒迫于不得不然之勢。
君無油然而愛。而徒效之不敢不然之威。殆哉。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地

安危之機也。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威。亂不
重生易于為亂。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
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
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油然而威。與自家失
所一般。

驕慣之極。又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
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為玩。何惠之

終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致廢紀綱。然使沈
寔者知恩而不放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無麻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也。
皆有困者之所懼也。

漢始興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
者羅豫。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
之者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銀人一兩。倉庫
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復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
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終。而損吾不致。竟無加兵。相

與鼓澤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政操。元帝命
刺吏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
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議治體者。為之傷心矣。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郎。
散銀數十萬以安撫之。萬歷間。杭州軍以減月糧。又給
以不通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既而軍驕。散銀萬餘。乃
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士夫。而繩督市民。既而
民變。殺數十人。乃定。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魯將
公署為學宮。激軍士變。致毆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

其把持奏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
大旱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成
論者曰兵驕卒悍如外奈何余曰不然又不信度
而亂常規思不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也上人者
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煩苛之法
養以忠義之教明約束信號令我不負彼而彼行
吾令即教之彼有愧懼而已鳥獸來必無知覺而謂
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
損國家之威以動天下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奉者之

罪不容誅矣裴度所謂韓宏興疾討賊承宗歛
手削地非朝廷之力祇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
宜祇服其心故耳處置得宜四字於統大衆之要法也

楚切立業

二帝三王切業原不難做只是後世不會理會譬言之
遙望萬丈高峰何等巍哉他地步原自透迤上
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
古史學看窮居而善無善之畧今也同為僚案

有經畧都統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案

古之學者窮居而業兼善之畧。今也同為僚案後進不敢向先達之事。右畧不敢知左畧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生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或問孔子素位而行。非改不謀。而儒者著書立言。便談帝王之畧何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修齊治平。此時便要理會。故陋巷而向為邦。布衣而許南面。由求

之志富強。孔子之志三代。孟子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但所志不得不然。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要知以簡甚麼。苟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要知此是甚麼。大人之事。備矣。要知備箇甚麼。若果平日如醉夢。一不講求。到手如癡呆。胡亂了事。如此作人。只是一塊頑肉。成甚學者。卽有聰明才辨之士。不過學眼前見識。作口頭話說。粧點文章。亦是塞責。如於作人。只是一場傀儡。有甚實用。修業盡職之人。到手未嘗不學。待汝學成。而事先受其蔽。民已受

其病尋。又遷官矣。譬言之。歲始種粟。寒始紡綿。怎得奏功。此九事所以貴豫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充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守先王之大防。不為苟且人開踐實。此儒者之操尚也。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此儒者之事功也。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濫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為。不使終事。嗚呼。大可傾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擗。取議及其

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

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為行止。若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因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之意思是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象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為者。合下便是當為也。論不得成敗。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不可為。而猶為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古之居民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

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重。日夜
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
者。未盡吾心。限于勢。者。未盡吾分。不愧于君。付托
而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
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于功也。君子耻之。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為
己任。檢身約己。為先圖。自有知。以至于益棺。尚有未
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為
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于禮法之外。一無所忌。淳

談元語為得聖之精。以滅禮廢教為得道之本。以
浪遊于山水之間為高人。以啣杯於糟麴之林為
達士。人廢職業。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
登臨題詠之禍。長惜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道原
亂本。益開譽于莊列。而基惡於巢由。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
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者。知幾之謂也。失其所乘。
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與物無忤。于我無困。而
天下享其利。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遠慮。營室
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有準于短
而不準于長者。有合于上而不合于下者。有協于左而
不協于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皆宜也。忠
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
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
執以求勝。以欺圖又大之業。為治安之計。難矣。
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
穿。豚魚可格。更有甚於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

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興利除害

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
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
煇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為第一。至
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言之天道。惡以沖和。履靜為
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却顧。
精神夾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

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
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情有可通。莫于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
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富華
時。當興合于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舊守例。有可以獨斷者。不
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我身中道理。而
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代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
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其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君子辨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不得已
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
害。又較其事重輕。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
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而所害可
救也。所利久長。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
識者道。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
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

秉公

聖學只在與人同欲。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便是聖人。能近取譬。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便是賢者。專所欲于已。施所惡于人。便是小人。學者用情。只在共二字上體認。最為喫緊。充得盡時。六合都是一箇。有甚人已。

充一箇公已公人心。便是胡越一家。任一箇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讐。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只爭這箇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臣為天下萬世守之。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不辯言。亂政之徒。又借口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尊崇。夫長厚。慈仁。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尊崇。當求諸已之所得為。奈何以朝廷公法。拘人情。伸己私哉。此宦途之首戒也。

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退不肖之怨。語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已之職。而公法市為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冠讐。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匪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之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為己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也。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為民之父母可乎。

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之有邪氣者。且跽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怨。而忍在其是非腹誅巷議者乎。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偽。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偽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公壞則豪強得以橫恣。實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隳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於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而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
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
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從不是
何嫌之有

典上大夫言聞之如也朱註云聞之和悅而諍只一
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
欠一諍字

怨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

色者怒人之淫好貨者怒人之貪好飲者怒人之醉
好安逸者怒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己度人未嘗不視
人猶己而道之賊也故行怒者不可以不審也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蠱也財用之
災也君子不肯焉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寧禍而不
肯為惡忠直者窮設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寧禍
而不肯為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也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維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

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因頓沒齒可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
侵凌受賄。囑托計占。吏役無此四惡也。違算一分人。或
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然而後治。
生無勢。可藉名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
官自有法。有訟必藉清謁。無力可通。有死乎。士大夫
無窮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寒廉。喪耻若是。
父母在難。盜能為我林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
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未用。可薦之乎。曰何

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好
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
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亂之。曰何
以報之。曰用吾身時為之。死可也。用吾家時為之。破
可也。其他患難。典之共可也。

聞毀不可遠信。要看毀人者。典毀於人者。之人品。毀
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
之年。聞一毀言。如獲拱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古今觀人。離不了好惡。武叔毀仲尼。伯寮想子路。藏

倉沮孟子從來聖賢未有不遭謗毀者故曰其不善者惡之不為不善所惡不成君子後世執進退之柄者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千人之譽不足以敵一人之毀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來更不察這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嗚呼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鄉愿是師皆由是非失真進退失當者驅之也
象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

疎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活人而作惡者之好為誣善也既察為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耐心留意獨得其真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為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
得了真是非纔論公是非而今是非不但捉風捕影且無風無影不知何處生來妄聽者遽信是實以定是非曰我無私也噫固無私矣采苓止棘暴公巷伯孰為辨之

公論非象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公
論在一人。

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流合汚。盛世
尚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恭。修政無異議。圮族者。殛
之。孔門同道。協志。修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
道德一。風俗同。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
中流之砥柱。一類百麻。誰容。醉之醒人。誦桃園。誦
板蕩。自古然矣。乃知盛世貴同。衰世貴獨。非立異也。
象人皆我之。獨卽世之同矣。

無心者。公無我。看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象人。
看有心者。我之故也。

我之子。我憐之。隣人之子。隣人情之。非我亦隣人之
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為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言
之。堅驛馬。不如家驛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若擴其
無我之心。財垂未逸。看。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
力之可惜耳矣。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便勿牧之。常
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矣。必我果也。嗚呼。天下之
有我久矣。不獨此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

終成大世界

用紙六拾九枚